

論粵語小稱詞及其語法化*

高 婉 瑜**

提 要

粵語常用加綴、變音和變調表小稱，本文運用曹逢甫(2006、2007)「語法化輪迴」的概念，討論粵語小稱的語法化程度、分佈狀況、彼此間的關連。

本文用「語法化輪迴」的概念來解釋粵語的小稱詞變化，三種詞尾中，以仔尾的分布最廣，其次是子尾、兒尾。變音、變調則集中在廣州、粵西一帶。信宜的小稱詞是五個代表方言點中最豐富的。兒尾產生的時間比變音、變調早，並派生出變音、變調。變調通常採高調手段，高調小稱是有生物學基礎的自然現象。

關鍵詞：粵語、小稱詞、加綴、變音、變調、語法化

本文於96.09.10收稿，96.11.28審查通過。

* 本文初稿〈試論粵方言的小稱詞〉宣讀於「漢語方言小稱詞讀書會」(中研院語言所，2007年8月15日)，論文曾經受到竺家寧、湯志祥、曹逢甫、江敏華、吳瑞文、王松木、江俊龍諸位教授的指正，又，審稿期間，承蒙兩位匿名評審惠賜寶貴建議，讓本文更臻健全，在此特為致謝。文中若有掛一漏萬、未臻之處，文責在己。

**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On the Diminutives in Yue Dialect and Their Grammaticalization

Kao, Wan – yu*

Abstract

Affixation, shift in rhyme, and shift in tone are the general rules of the diminutives in Yue Dialect. This paper deploys the concept of “grammaticalization cycle” to discuss the grammaticalization, distribution, and correlation of diminutives in Yue Dialect. It argu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diminutives in Yue Dialect is explicable through the concept of grammaticalization cycle. The distribution of *zai* suffix is the most popular one, followed by that of *izi* suffix and *er* suffix. Shift in rhyme and shift in tone can be found in Guangzhou and throughout the western part of Guangdong. Among the five prominent locations where the dialect is used, the diminutives found in Xin Yi are the most diverse ones. Historically, the appearance of *er* suffix was earlier than shift in rhyme and shift in tone. In fact, shift in rhyme and shift in tone were both derived from *er* suffix. Shift in rhyme usually results in a high pitch — an effect which is biologically-grounded.

Keywords: Yue Dialect (Cantonese), diminutives, affixation,
shift in rhyme, shift in tone, grammaticalization

* Assistanc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amkang University.

論粵語小稱詞及其語法化

高 婉 瑜

一、前 言

詹伯慧(2002 : 1) 按照語言特色和地理分佈，將粵語分爲五片：粵海片（廣府片）、四邑片、香山片、莞寶片、高雷片。涵蓋的地區如下：

表一 廣東省通行粵方言縣市表

方言片	通行地區（按現行行政區域名稱）	代表方言
粵海片 （廣府片）	廣州、佛山、肇慶、深圳、南海、順德、三水、高明、鶴山、懷集、廣寧、四會、高要、雲浮、封開、郁南、德慶、羅定、陽山、清遠、佛岡、增城、從化、連縣、連山、惠州、韶關、博羅、惠陽、惠東、海豐、仁化、樂昌、英德、香港、澳門	廣州話
四邑片	台山、恩平、開平、新會、斗門、江門、鶴山部分地區	台山話
香山片	中山、珠海（斗門除外）	石岐話
莞寶片	東莞、深圳寶安區、香港新界部分地區	莞城話
高雷片	湛江、茂名、陽江、陽春、高州、信宜、化州、吳川、電白、遂溪、廉江、雷州、徐聞	尚未形成代表方言

詹(2002 : 5) 還補充說兩陽（陽江、陽春）、西江流域、北江流域的粵語有特別的地方，但未獨立成片。詹的五片沒有涵蓋廣西自治區，廣西粵語稱爲桂南片，包括南寧、梧州、玉林、欽州、廉州（現稱合浦縣）、北海等地。

李新魁(1994 : 26-27) 採四分法：廣府片、高廉片、羅廣片、四邑片。其中，廣府片、羅廣片相當於詹的粵海片，高廉片相當於詹的高雷片，不過，詹

的粵海片分得比較細，另外分出了香山片和莞寶片。¹ 袁家驊 (2001 : 177) 分爲五小系，納入廣西南部的粵語爲桂南系。另外四系是粵海、欽廉、高雷、四邑。如果對照中國語言地圖集 (1988) B13 圖，粵語分爲五片：廣府片、四邑片、高陽片、勾漏片、吳化片，電白一帶屬雷州片（閩南區），信宜一帶屬高陽片，台山一帶屬四邑片，中山、東莞、廣州屬廣府片。大致上，諸家之說沒有太大的分歧，廣東粵語分片問題，本文採用詹 (2002) 的分類。

本文語料主要來自詹伯慧等 (1988、1994、1998) 的調查報告，詹等人花了十年時間，執行「珠江三角洲方言調查」和「廣東省北江流域、西江流域粵語調查」計畫，完成上百萬字的調查報告，詳盡記錄了各方言點的語音和詞彙，是研究粵語不可忽略的調查資料。另外，還參考黎緯杰 (1981)、黃伯榮 (1996)、湯志祥 (2000)、邵慧君 (2005) 等人的專著及論文，盡量蒐集粵語小稱的語料。

詹伯慧 (2002) 指出廣東省的小稱有幾個傾向：陽江的「子」尾、「仔」尾比廣州多；高雷片「子」尾多；香山片較少名詞性的35高升變調；粵西一帶「仔」、「兒」、「子」、「頭」較豐富，變調少；粵北的清遠、英德、連山、連縣、韶關、曲江、仁化等，常常用「仔」表小稱；廣州話則用偏正式、「仔」尾、變調表小稱。

在詹的基礎上，本文選擇小稱現象作爲論文的焦點，小稱的表現方法很多樣，排除複合法後，還有「加綴」、「變音」、「變調」：

¹ 除了粵語專書的分類外，筆者還查了 Wikipedia 作爲旁證。Wikipedia 介紹粵語時，提到：「石岐話主要流行於廣東中山市的石岐區以南地區，與廣州話相近，但又不盡相同。對一些事物的名稱或一般用語的叫法與廣州話相比有其獨特的一面。中山石岐人完全懂得聽和講廣州話，但廣州人或香港人難以完全聽得懂石岐話。」Wikipedia：「莞寶片包括東莞粵方言和寶安粵方言（深圳本地粵語，市區通廣州話），前者以莞城話爲標準，後者以圍頭話爲標準。有人把莞寶片合併到粵海片裏。但事實上，莞寶片和粵海片之間通話有較大的困難（例如：在電影《我愛扭紋柴》裏有不少圍頭話對白，不少在市區生活的香港人都聽不明白這些對白），將莞寶片獨立出來比較科學一些。」倘若姑且不論學術的要求，Wikipedia 的說明某種程度上也支持了詹伯慧的分類，莞寶片和香山片確實有其特殊處，應該將它們獨立看待。

- (1)加綴：在詞根或詞幹之後加上後綴，後綴具有完整的音節。最常見的是加「仔」，其次是「子」和「兒」。
- (2)變音：詞幹的韻母發生音變，原韻母改發鼻音尾〔m〕、〔n〕或〔ŋ〕。
- (3)變調：詞彙末音節的聲調改為高平調〔55〕或高升變調〔35〕。

從語法化的角度看，小稱詞是從實詞演化而來的，亦經歷了語法化的過程。曹逢甫(2006、2007)提出漢語小稱詞的「語法化輪迴」(grammaticalization cycle)六階段，現改寫於下：

A 兒子、女兒

↓

B 動物的後代

↓

C 植物的細株

↓

D1 細小物體

D2 親屬稱謂(尤指晚輩或年輕者)

D3 身體部位與器官

D4 時間／空間

↓

E1 帶感情色彩(暱稱、蔑稱等)

E2 特指(對照組中之小者，如房子中的冥房)

E3 專指(一類事物中之小者，如小豆專指黃豆)

E4 名物化標誌(改變詞類者)

E5 名詞標誌(未改變詞類者)

E6 表輕微、弱小、少量、短時等之形容詞、副詞或動詞，尤其是其中牽涉到重疊詞者

↓

F 助詞

本文是一篇基礎性研究，以粵語為語料，從小稱詞的類型、語法化歷程（是否合於曹(2006、2007)的輪迴）、小稱的分佈狀況進行討論，希望提供給對粵語有興趣的讀者，認識粵語的小稱現象。

文章架構的安排是：第一小節為前言，第二至六小節分析不同的小稱形式，第七小節從語法化輪迴的角度，說明筆者所發現的小稱問題，以及小稱的分佈情形，第八小節為結語。

二、仔尾小稱

仔〔tsɛi³⁵〕（台山、開平念〔t^hsɔi⁵⁵〕），粵語指兒子之意，屬A階段，相關的詞有「大仔」（大兒子）、「細仔」（小兒子）、「契仔」（義子）、「養仔」（養子）。「仔」可當後綴，通常放在名詞的後面，因為本身含有小的義素，隨著語法化程度的增高，「仔」的小意逐漸磨損，進而消失。

（一）表小意的仔

保存小意的「~仔」，分佈於B、C、D階段。

B階段的有「雞仔」、「豬仔」、「貓仔」、「魚仔」（魚苗）、「蝦仔」，這些例子都是指動物的後代。也有因動物體型小，便加上「仔」的，如「蚊仔」、「麻雀仔」、「兔仔」、「雀仔」（鳥的統稱）。

C階段的有「樹仔」（樹苗），指植物的幼苗；引伸為果實、根莖的有「柿仔」、「桃仔」、「橘仔」、「蔥仔」、「蒜仔」（蒜頭）、「薯仔」（馬鈴薯）。

D階段中，D1有「碗仔」、「刀仔」、「星仔」、「碟仔」、「繩仔」、「辮仔」、「錘仔」、「鑿仔」、「錐仔」、「歌仔」、「烟仔」（香菸）、「袋仔」（小口袋）、「印仔」（印章）、「裙仔」（圍裙）、「凳仔」、「手指仔」（小拇指）、「掃把仔」（小掃把）、「雨仔」（小雨）、「路仔」（小路）、「擲色仔」（擲色子）等等。

D2 有「舅仔」（妻弟）、「新婦仔」（童養媳）；除了親屬稱謂外，還有一般的稱呼，「新娘仔」（新娘）、「讀書仔」（讀書人）、「客仔」（顧客）、「事仔」（小販）、「賊仔」（小偷）、「廣州仔」（廣州的青少年男子）。

D3 例子很少，只找到「耳仔」（耳朵）、「眼公仔」（眼珠）。

（二）表喜愛意的仔

帶喜愛意的「～仔」屬E1，反映了說話者的心理態度，這類詞通常與姓氏、名字有關。例如「楊仔」、「何仔」、「強仔」、「雄仔」、「明仔」，這些「～仔」與年紀沒有必然關係，可以表示普通的語氣，也可以表示說話者的喜愛，表示親密，閩語也有這類的例子。

「～仔」還適用於一般稱呼，如「女仔」和「妹仔」（女孩）²、「細路仔」和「細蚊仔」（小孩子），被稱呼者多半是年紀輕的。

（三）表輕蔑意的仔

帶輕蔑不敬意的「～仔」屬E1，反映了說話者的心理態度，這類詞通常和人的特徵或個性，而且，通常對方是年紀輕的。例如「跛仔」、「蠢仔」、「爛仔」（二流子）、「孤寒仔」（吝嗇鬼）。

（四）無附加意的仔

「仔」如果喪失小意，沒有語用意義，我們稱為無附加意，屬於E5的名物化標記，通常它的詞根是名詞，「仔」不具有改變詞性的功用，是語法化較高的階段。

² 「仔」的性別特徵有時是凸顯的，如稱兒子為「仔」，女兒為「女」；有時則不那麼凸顯，如稱男孩為「男仔」，女孩為「女仔」、「妹仔」。我們請教過湯志祥老師，湯認為「仔」用來稱呼男孩兒，一般不適用於稱呼「女仔」，也就是說，「仔」的性別特徵是明顯。

這類的例子並不多。因為，粵語「仔」或多或少保存著小意，搭配的詞根常限制在形體小者。³此處我們把詞根不再限於小形體的「~仔」，其詞尾視為無附加意，如「閣仔」（閣樓）、「綢仔」（絲綢）、「角仔」（角落或油炸三角餅）、「計仔」（辦法、點子）。

（五）具轉義、轉類功能的仔

有的「仔」具有轉義或轉類的功能，詞根加上「仔」後，意義發生改變，稱為轉義，如「芋頭仔」（芋奶）、「白牌仔」（無牌小貨車）、「老鼠仔」（手臂隆起的肌肉）。

有的「仔」如果不是加在名詞之後，則具有轉類的功能，如「後生仔」（小伙子）、「販仔」（小販）、「偷仔」（小偷）、「肥仔」（胖子）。也可使詞組轉成詞，如「剃頭仔」（剃頭的）、「耕田仔」（農人）。可以把轉類的「仔」歸入名物化象徵（E4）。

（六）仔尾的可選性

「仔」是粵語常用的後綴，五個方言片都有仔尾，但不是均勻的分配，換句話說，仔尾的出現具可選性，而不是必然性，有些詞用了仔尾，有的沒有。例如，「小雞」、「小鴨」、「小豬」普遍都會用「仔」來構詞：

雞仔、鴨仔、豬仔—廣州、順德、韶關、雲浮（以上為粵海片）、中山（香山片）、東莞（莞寶片）、斗門、台山、開平（四邑片）、廉江（高雷片）

有些詞語在各地的說法不同，仔尾的分佈有地域之別：

³ 本文曾將許多「仔」當成無附加意義，例如「碟仔」、「繩仔」、「辮仔」、「錘仔」、「歌仔」等，後來，經過湯志祥老師的語感判斷，告知這些「仔」仍有小意，故改置於表小意一類。

表二 仔尾分布地域舉隅

詞	地 點	詞	地 點
蚊仔	韶關、雲浮、廉江	雀仔	廣州、順德、東莞、斗門、韶關、雲浮、廉江
蚊子	廉江	雀	中山、台山、開平
蚊	廣州、順德、中山、東莞、斗門、台山、開平、韶關	耳仔	廣州、順德、中山、斗門、台山、開平、韶關、雲浮、廉江
兔仔	韶關、雲浮、廉江	耳朵	韶關
兔	廣州、順德、中山、東莞、斗門、台山、開平、韶關	耳吉	東莞

上面的例子說明了兩個現象，第一、同屬一個方言片，各方言點的名稱亦有差別，如斗門叫「雀仔」，台山、開平則叫「雀」。第二、同一個詞彙，同一地或許就保存了兩種說法，如韶關的「蚊」、「蚊仔」，廉江的「蚊仔」、「蚊子」。

「仔」當詞尾時，隨著語法化的程度增加，語意逐漸磨損至消失了。不過，它的語音普遍沒有發生弱化現象，各地有差別的只在於調值。

三、子尾小稱

「子」是北方官話裏常用的後綴，粵語的子〔tsi³⁵〕尾（台山、開平念〔tu⁵⁵〕）則不如「仔」普遍，廣州話子尾甚少，如「菩提子」（葡萄）、「桑子」（桑葢）屬C階段，「波子」（小珠）是D1階段，「筷子」、「一毫子」（一毛錢）⁴是E5階段。

⁴ 廣州、清遠、佛岡、英德、連縣、韶關、仁化、樂昌等地，一塊錢叫「一蚊」，一毛錢叫「一毫子」。又，清遠、韶關、陽山、樂昌的一毛錢還可以叫「一毫」，據此推測「子」很可能就是詞尾，沒有詞彙意義。

高雷片保存了較多例子，而且，有些「~子」和北方官話一樣，B階段如「蚊子」；C階段如「瓜子」（瓜子）、「蕉子」（香蕉）、「橘子」、「柿子」、「栗子」、「桃子」、「馬蹄子」（荸薺）、「茄子」、「蓮子」、「蒜子」；D1階段如「餃子」、⁵「熱痲子」（痲子）。

陽江話的子尾比較豐富，C階段如「欖子」（橄欖）、「瓜子」（水果）、「棗子」；D1階段如「包子」、「梳子」、「鉗子」；E5階段如「褥子」。

粵西郁南、肇慶、德慶也有子尾，如C階段的「松雞子」（松果）、「栗子」、「柿子」；E4的「販子」；E5的「褥子」。

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子尾大多數綴於植物之後，綴於工具、物品、食物、動物的較少，使用的層面不廣泛，而且，各地子尾和「子」單用時的語音是一樣的，語音未弱化。

四、兒尾小稱

（一）單純的兒尾

北方官話常用的「兒尾」在粵語裏數量不多，主要見於高雷片的茂名、信宜、高州、化州、電白等，西部的郁南、德慶也有一些兒尾。

「兒」是止攝開口三等支韻日母字，廣州話唸〔ji²¹〕，高雷片唸爲鼻音，如信宜念〔pi²¹〕，其它日母字，如「二」、「染」、「弱」也念鼻音〔p〕，這是高雷片的特色。「兒」含有小的義素，加了「兒」的詞彙多半有小意，如「牛兒」（小牛）、「雞兒」（小雞），而且，這些「兒」依舊維持著獨立的音節，這點和北方的兒尾失去獨立音節，轉爲兒化韻有很大的差別。

根據陳曉錦、陳滔(2005：391)的調查，發現廣西北海粵語有許多的兒尾，並且，兒尾有獨立的音節，除了廉州念〔ji〕以外，北海市區話、南康話、佻話、海邊話都念〔pi〕。

⁵ 湯志祥老師表示「餃子」是向北方借來的詞。

從地理上看，廣西的北海和廣東的廉江是鄰居，廉江一帶位於廣東的西南部，劃歸為高雷片，而且，北海地區過去長期歸屬於廣東省。前面曾談到粵語並不流行兒尾，兒尾分佈於高雷片，北海地區也有許多的兒尾。爲什麼這一帶地區有兒尾？地理位置可能有些影響，北海、廉江一帶地處偏遠，發展較慢，保存較多早期的語言現象。然而，這僅是推測而已，真正的原因我們還不清楚。

目前，依照陳所蒐集到的例子，屬A階段的有「儂儂兒」（嬰兒）。B階段的有「雞兒」（雞仔）、「雀兒」（小鳥）。屬D階段，D1的有「船兒」（小船），由D2引伸，表一般人稱的有「佬兒」（男人）、「工兒」（店員），D3的有「肚兒」（肚子）、「腳兒」（腳趾）、「腳肚兒」（腿肚子）。屬E階段，E1的有「仔兒」（男孩）、「老公兒」（貶，老男人）、「老媽兒」（貶，老婦人），E3的有「銀兒」（硬幣），E5的有「宵兒」（宵夜）。

（二）兒⁶、變音、變調混合型

信宜話有加「兒」又變音、變調的例子：

豬兒〔tsy⁵³ pin ↗〕⁷

孵雞兒〔pou²¹ kei⁵³ pin ↗〕

信宜的「兒」唸〔pi²¹〕，這兩例將「兒」改成陽聲韻，聲調又發生變化，變成高揚調，按理說，既然用了「兒」，爲何還要重複採用變音和變調手段？邵慧君（2005：338）認爲信宜人心目中的「兒」是實詞，而非虛化的小稱，所以才又變音。

我們認爲邵說有一定的道理。比較其它的方言，江西黎川的「瓶」唸〔p'ɑŋ¹³〕，加兒尾小稱唸〔p'ɑŋ¹³gi⁰〕，加兒尾又變調唸〔p'ɑŋ^{13→53}gi⁰〕，

⁶ 這裏的「兒」還不是兒尾，而是已邁入語法化，語意逐漸磨損中的「兒」。本文沒有將此類納入第五節「小稱變音」，是因爲本節的現象和第五節下的「信宜的例子」不盡相同，「信宜的例子」看不到「兒」，只有直接的變音現象。

⁷ ↗爲變音符號，表示調值特高且上揚。

變調唸〔p'aŋ⁵³〕。浙江義烏的「小狗」唸〔suɿ⁵³→³³ kəu⁵³〕，加兒尾唸〔suɿ⁵³→³³ kə:n⁵³→⁵⁵〕。不難發現，「瓶兒」加上變調時，變調是發生在「瓶」而不是「兒」，而且，〔p'aŋ⁵³〕應該是晚期的唸法，兒尾已經融入前一音節；「小狗」加「兒」後，「狗」的元音拉長了，韻尾改變了，可見得兒尾已非獨立音節，它併入前一音節中。

回到信宜的例子，以豬兒〔tsy⁵³ pin ʌ〕來說，有兩個較奇怪的變化，其一，變調發生在「兒」不是「豬」；其二，「兒」發生音變，加了〔n〕尾、變調。

第一點的現象和其他方言很不一樣，「兒」如果是後綴的話，信宜的兒尾是獨立音節，發音和實詞一樣的。因此，「豬兒」的「兒」不是後綴。第二點的音變位置很可疑，通常音變位置是在詞根，如義烏「小狗」的「狗」。⁸信宜「兒」的音變和溫州「儿儿」也不太相同，溫州話「貓儿」的「儿」有平聲變調和入聲變調兩音，鄭張尚芳(1980：259)認為入聲儿尾是「儿儿」的合音，相當於儿的儿化，是儿自身的小稱變調或儿化變調，「貓儿」即「貓儿儿」。信宜的「兒」是發生「韻尾改變」，溫州的「儿」是發生「變調」，不是「韻尾改變」。所以，我們認為信宜的「豬『兒』」並非兒尾，而是實詞（語意有些磨損的實詞），還有「下一代、後代」之意，把「兒」做實詞解釋，它的變音、變調現象合乎當地的演變規律（請參見第五節「小稱變音」）。

小稱變音是信宜話常用的手法，從「孵雞兒」來推測，母雞所孵的是蛋，「雞兒」指還沒破殼的小雞，所要強調的應該是很小、剛要出生之意，有可能因為「兒」語意磨損了，雖然它仍具有小意（還是實詞），但是，當地人對「兒」的小意感覺不那麼清晰，所以，如果想強調體型很小、幼雛義時，便將原先已有小意的「兒」再做一些變化（啟動第二輪的小稱），用常用的變音手法來加強。這種第二輪的變化，甚至是第三輪小稱，在其他的方言裏也曾發生（如吳語、徽語、晉語）。

⁸ 粵語的變音也發生在詞根，請參考第五節下的「茂名的例子」和「信宜的例子」。

五、小稱變音

變音指詞彙的聲母或韻母發生了改變。變音在粵語裏不普遍，而且，主要用改變韻母（變韻）的方法。

（一）變韻、變調混合型

邵慧君 (2005 : 337-338) 指出，茂名市存在小稱變音，其中，信宜主要用變音表小稱，茂名和高州變音和兒尾兼用。變音規律是單音節或多音節中的某個音節（多是末音節）變讀高揚調，同時韻母也發生音變，單元音韻母一律加鼻尾〔n〕，入聲韻尾〔p〕〔t〕〔k〕一律變為同部位的〔m〕〔n〕〔ŋ〕，複元音韻母和鼻音尾韻母維持不變。

1. 茂名的例子

我們以實際的例子來驗證。茂名的小稱除原先的兩音節唸法外，還有變韻唸法：

豬兒〔tsi⁵⁵ ni⁵⁵〕或〔tsin[˥]〕（均指小豬）

印兒〔jen³⁵ ni⁵⁵〕或〔jen[˥]〕

腳兒〔kiak³⁵ ni⁵⁵〕或〔kiag[˥]〕

小豬、印章、腳趾可以用「兒」尾表示，如果採變音方法，詞根一律變成陽聲韻。原本是入聲韻者，變成同部位的陽聲韻，如果是陰聲韻，則加上鼻音〔n〕，嚴格來說，除了變韻以外，還伴隨變調，換言之，茂名的例子屬於變韻和變調混合型。⁹相當於曹 (2006 : 6) 語音輪迴的「鼻音尾化」階段。

鼻音尾來自於「兒」的聲母的可能性很大，邵慧君 (2005 : 338) 指出，就當地人的音感表示，變音是由於兒尾快讀而合到前面詞根音節上形成的，即把詞尾兒的鼻音聲母附著到前面詞根音節末尾，並帶上一個高揚的聲調而成為變

⁹ 這種現象趙冬梅 (2002 : 52) 稱為「變調和變韻疊置」。

音（詳見第七節下的「兒尾和小稱變音、變調的關係」）。

新詞加上或改成鼻音尾（陽聲韻）後，第一個詞的主要元音沒有發生變化，詞幹和鼻音尾結合緊密。

2. 信宜的例子

再看看信宜的例子：

路 [lu²¹] → [lun²¹] (小路)

魚 [ny¹³] → [pyn¹³] (小魚)

亞叔 [a³³ sok⁵⁵] (叔父) → [a³³ sog⁵⁵] (小叔)

食飯 [sek²¹ fan²¹] (吃飯) → [seŋ²¹ fan²¹] (吃點飯)

讀多書 [tok²¹ tɔ³³ sy⁵³] (多讀書) → [tok²¹ tɔn²¹ sy⁵³] (多讀一點書)

兩十錢 [leŋ²¹ sep²¹ ts'in¹³] (二十塊錢) → [leŋ¹³ sem²¹ ts'in¹³] (只有二十塊錢)

一疊銀紙 [jet⁵⁵ tip²¹ gen²¹ tsi³⁵] (一大疊銀紙) → [jet⁵⁵ tim²¹ gen²¹ tsi³⁵] (一小疊銀紙)¹⁰

詞類方面，信宜話的名詞、動詞、形容詞、數詞、量詞、副詞等，都可以用變音表示量小、量輕、時間短、動作短暫、程度輕（詹伯慧2002：204），變化較為豐富。¹¹

語音方面，入聲韻尾音變為同部位鼻音尾，傳統韻書所說的陰陽對轉，在茂名和信宜的表現是陽、入的轉換。朱曉農（2004：202）認為此現象是從兒變來的，只是這個鼻尾和前面的入聲尾融合時，部位上同化了。

如用變音（變韻）表示稱謂，除了有小稱意外，還可能帶有說話者主觀的情感意義。用變音稱長輩表示貶稱、有不尊敬的意思：

¹⁰ 粵語的銀紙指的是普通話的鈔票。

¹¹ 有時，韻的轉換對意義沒有太大影響的，如昂 [ŋɔŋ⁵⁵]（高舉、仰起）、[ŋɔk²²]（仰起）。隨著韻的轉變，意義也改變的，除了前面談過的小稱以外，還有格 [kak³³]（較量）、[kaŋ³³]（抵架，武術動作）。

五婆 [ɣ²³ p'ɔ¹¹] – [ɣ²³ p'ɔn ˩]

用來稱晚輩或好朋友是一種暱稱，表示說話者認為雙方有較深情感：

阿羅 [a³³ lɔ¹¹] – [a³³ lɔn ˩]

六、小稱變調

變調是一種超音段的變化，可分為連讀變調、語意變調、重疊變調。連讀變調屬語流變調，說話進行中自然發生的變調，變調前與變調後，詞彙的意義沒有明顯差別。本文要談的是後兩種，因為這兩種變調會有小意或程度削弱意。衆多方言點當中，廣州、信誼和電白經常運用小稱變調。

(一) 語意變調

語意變調，指藉著通過聲調改變作為區別語意或詞性的手段，變調類型各方言不太一樣，粵語的變調通常會變成高平調 [55] 或高升變調 [35]。有的情形是語意完全改變：

一個人 [jɛt⁵ kɔ³³ jɛn^{22→55}] (孤零零一個人)

捉儿人 [tʃɔk⁵⁵ ji^{21→55} jɛn^{21→55}] (兒童遊戲)

有的帶有「小」意，屬D階段：

手指尾 [jɛn³⁵ tʃi³⁵ mei^{13→35}] (小指頭)

靚仔 [lɛŋ^{33→55} tʃɛi³⁵] (小子)

有的具有「次要」意，屬E階段：

二奶 [ji²² nai^{13→55}] (小老婆)

後門 [mɛu²² mun^{21→35}]

偏門 [p'in¹¹ mun^{21→35}]¹²

有的具有「貶」意，屬E階段：

¹² 比較：門 [mun²¹]，大門 [tai³³ mun²¹] 的「門」念本調。

□個人〔kɔ³⁵ kɔ³³ jen²¹⁻⁵⁵〕（那個人，不敬意）

□條友〔kɔ³⁵ tiu²¹ yɛu¹³⁻³⁵〕（那個人，不敬意）

以上四種情形是「名詞」的變調，變調後除了第一種之外，其他的變調後和變調前的語意都有關連，大抵是語意削弱了，從具體的形體變小，進一步是無形的層面，如重要性減低、地位降低。

量詞也有變調的說法。廣州話有的量詞可以用變調表「小」：

包〔pau⁵³⁻⁵⁵〕（小包）

堆〔tɛy⁵³⁻⁵⁵〕（小堆）

信宜話表量小、量輕也用變調：

一堆〔tui^{53-53'}〕沙（一小堆沙）

一袋〔tɔi^{22-22'}〕米（一小袋米）

由上可知，信宜的變調不是變成〔55〕或〔35〕，而是直接將原調揚升上去。

（二）重疊變調

重疊變調則是重疊的兩音節，其中一個音節發生變調現象。除了親屬詞或兒童語言的重疊情形，有些例子比較特殊：

壞壞□〔wai²² wai²²⁻³⁵ tei³⁵〕（有些壞）

紅紅□〔hoŋ²¹ hoŋ²¹⁻³⁵ tei³⁵〕（有點紅）

怕怕□〔p'a³³ p'a³³⁻³⁵ tei³⁵〕（有點怕）

略略〔lɔk²² lɔk²²⁻³⁵〕

一般而言，形容詞重疊有程度強或弱的語法意義，¹³ 粵語也不例外，如：

¹³ 從 iconicity 的角度看，Lakoff & Johnson (1980) 發現英語有一種句法隱喻 “More of form is more of content”（形式愈多，內容愈多）。Spair (1921) 觀察印地安語言、非洲、大洋洲的語言，發覺重疊表達的意義通常包括遍指、複數、重複、慣常行為、形狀增大、強度增加、連續性等。粵語形容詞重疊似乎違反了句法隱喻，但是，重疊就單純只有「增強」的意義嗎？朱德熙 (1956) 曾指出形容詞重疊式在狀語和補語位置上才帶加重、強調的意味，在定語和謂語

紅紅〔hoŋ^{21→35} hoŋ²¹〕，第一音節變35調，表示很紅。但是，「壞壞□」、「紅紅□」是第二音節變35調，又加上〔tei³⁵〕，表示程度減弱、輕微。「怕怕□」是動詞的重疊，同樣也具有程度弱的意義。這些例子可歸入E階段的E5。

究竟是重疊變調帶來程度減弱的意思，還是〔tei³⁵〕的關係呢？除了「略略」（副詞重疊）的例證外，再比較「慢慢」〔man²² man^{22→35}〕（較慢）和〔man^{22→35} man²²〕（很慢），第二音節變調和第一音節變調的語法意義完全不同，前者表示程度較弱，後者表示程度較強。由此可見，表示重疊變調本身可以表程度弱的意思，〔tei³⁵〕是表程度弱的標誌。這一點跟語意變調有些類似，同樣都是透過超音段的變化削弱了意義。

七、討 論

（一）語意的語法化輪迴

從語意語法化輪迴六階段來看，粵語的小稱詞尾「仔」，經歷了五個階段，沒有F階段助詞的情形。即便在前五個階段裏，也未必俱全每一小類。例如E5綴於動詞、形容詞、副詞後，目前掌握的資料中，「仔」沒有這種情況。就詞根來說，「仔」搭配的詞根除了「人稱」以外，多是形體小的東西，較少和大東西配合，雖然「仔」是粵語常見的小稱詞尾，但是，其語法化程度不如普通話的「子」尾那麼高。在中古的佛經、現代漢語裏，「～子」的詞根

位置上表示一種輕微的程度，例如「掛得高高的」和「個子高高的」。Chappell調查澳洲兩百多種語言，發現大部分重疊表示「強化」，有20%左右表示「暫行」(tentativeness)，這兩種亦反映在漢語和閩南語。

粵語的例子不是孤例，有些語言形容詞或動詞的重疊可以表少量，朱從語法位置進行解釋，我們則發現意義不同，變調的位置也不同。

變化多樣，可以是小東西，也可以是大東西（如桌子、身子），或者抽象事物（如關捩子），顯示子尾的語法化程度很高了（高婉瑜2006）。

就「子」來說，大部分處於A至D階段，親屬稱謂、感情色彩、名物化、綴於動詞或形容詞或副詞之後、助詞者甚少。

就「兒」來說，有兒尾的詞數量不多，除了C表植物細株的詞彙沒找到以外，A至E階段都有例子，但是，亦缺乏名物化、綴於形容詞或副詞之後、助詞之後。¹⁴就形式來說，不同類型的「兒」代表的小稱概念差別不大（只有用變音（變韻）表稱謂者，會帶有說話者主觀的情感意義）。換句話說，語意的語法化程度和形式的語法化程度沒有對應關係。

在語法化的E1階段，不難發現同一個詞綴，可以表愛稱或貶稱，為什麼呢？古漢語中，子綴和兒綴有這種情形（高婉瑜2006），外語和方言也有這種現象（鄭張尚芳1981，Wierzbicka 1984，錢惠英1991，陳忠敏1992，趙日新1999）。粵語的仔尾、兒尾、小稱變音和變調也是如此。看起來十分矛盾，其實可再重新理解。小意伴隨的是憐愛感，對待長輩或同輩，需要一份尊重、敬愛感，如果偏偏用有小意之詞稱呼長輩或同輩，給人的是不搭調、不正式，甚至輕浮、故意貶低的觀感；反之用在晚輩或熟人身上，隱含的是親近、喜愛的觀感。所以，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其實是不同的交際情況的反映。

（二）語音的語法化輪迴

曹逢甫（2006：6）提出語音輪迴過程的六階段，現簡述如下：¹⁵

¹⁴ 「兒」可加於動詞後面，但是這個「兒」不處在「後綴」階段，而是以語音形式展現出來。這種例子不多，我們僅找到一例，即p14食飯的「食」，食飯〔sek²¹ fan²¹〕（吃飯）→〔seŋ²¹ fan²¹〕（吃點飯）。

¹⁵ 曹的語音語法化輪迴和陳忠敏（1992）推測吳語小稱音變的步驟類似。

表三 語音演變的輪迴過程

階 段	組 成	語 音 變 化	
		韻	調
1. 複合階段	根詞+小稱詞		連讀變調(分變式)
2. 詞綴化	詞幹+小稱詞綴		變調合併或小稱詞綴輕聲化
3. 鼻音尾化	帶鼻音尾單詞	輔音韻尾脫落, 元音發生變化, 陰聲韻變陽聲韻	變調持續合併, 入聲變舒聲
4. 鼻音化	帶鼻音尾鼻化韻單詞	口元音變鼻元音	
5. 鼻音尾脫落	鼻化韻單詞	鼻音尾脫落	小稱調發展完成(合變式)
6. 去鼻音化	陰聲韻單詞(帶小稱調)	陽聲韻變陰聲韻	喉塞音增生

現在, 參照六階段的語音特徵, 逐一檢驗粵語的小稱在語音方面的語法化程度。

以仔尾小稱而言, 仔尾沒有變調跡象, 隨著語意語法化程度有別, 仔尾小稱應該位於第一、第二階段。

子尾小稱和「子」單用時語音是一樣的, 隨著語意語法化程度有別, 子尾小稱應該位於第一、第二階段。

兒尾小稱通常不會變調, 隨著語意語法化程度有別, 兒尾小稱應該位於第一、第二階段。不過, 信宜話的「兒」有加鼻音尾、變高揚調的情形(參見第四節下的「兒、變音、變調混合型」), 屬第三階段。

小稱變音的結果是陰聲和入聲會變成陽聲, 三種鼻韻尾具足, 常常伴隨變調, 屬第三階段。王本瑛(1995: 382)說變音在吳語、徽語裏十分常見。王分析浙江的金華、溫州、黃岩、義烏、平陽的鼻音式小稱音變, 指出金華、溫州、黃岩的詞幹的詞尾化合緊密, 義烏、平陽則是詞幹元音加長, 詞幹和詞尾化合不緊密, 應該是演變早期, 金華等地的現象則較晚期。粵語和金華等地的

情形是一樣的，前一音節加上或改成鼻音尾之後，主要元音沒有發生變化，詞幹和鼻音尾結合緊密。趙日新(1999)提到徽語岩寺話兒鼻尾會造成元音拉長，如瓢儿〔p'io:n⁵⁵〕、筷兒〔k'ua:n³¹³〕。但是，目前我們沒有看到粵語有類似義烏、平陽、岩寺方言的現象。

小稱變調多發生在陰聲韻和陽聲韻，語意變調和重疊變調在不改變原詞的語音情況下，而且不論原語音的聲調類型，幾乎是變為高平調〔55〕或高升調〔35〕，這種情形相當於曹志耘(2001：36)所謂的合變式變調。¹⁶ 合變式變調是晚期的現象，相當於曹逢甫(2006：6)的第六階段。¹⁷

另外，信宜純粹的語意變調，直接將原調變高揚調，和廣州不同。

在討論粵語小稱詞意和語音的語法化之後，附帶一提的是語意和語音的語法化是否有呼應情形？我們認為就粵語小稱詞來論，這點是沒有直接證據證明兩者互相對應。換言之，不是說小稱詞的語意語法化到某一階段時，其語音形式也必然語法化到某一階段。

(三) 兒尾和小稱變音、變調的關係

從茂名和信宜的例子中，反映出兒尾和小稱變音、變調是相關的，而且，這種現象不只出現在粵語，曹逢甫(2006：10)調查吳語的小稱變調時，指出湯溪有鼻尾和變調，松陽、雲和、文成、溫州、蒼南、麗水等地有兒尾和變調。徽語、晉語也有兒綴和小稱變高升調現象(趙日新1999，蔣平、沈明2002)。

¹⁶ 所謂「合變式變調」可以和鼻尾共存並用，但多數是作為唯一的小稱手段單獨使用，是一種純粹型的變調式小稱。而「分變式變調」常常和鼻尾或鼻化共存並用。

¹⁷ 第六階段應具備喉塞音增生現象。在詹伯慧的田野調查中沒有顯現出來，但是，根據朱曉農(2004：203)的調查，信宜的超高調帶有緊喉的成分，甚至有的發音人用假聲，例如一位35歲男性發音人平常只有100多Hz，小稱調高達340Hz，有時即使小稱調只有200多Hz，也明顯帶假聲。因此，我們將小稱變調歸入第六階段。

許多學者曾討論過兒尾和變音、變調發生的先後關係，以及是否有派生關係？關於先後問題，主要有兩種見解：

第一，主張變調先於兒鼻尾。

平田昌司(1982)認為先有變調形式再有兒鼻音。吳、徽、粵等方言的小稱音變是原有的，之後再引進兒尾。這種聲調區別語法意義的現象，應是大陸東南地區的特點，在Siamese等東南亞語中也大量存在。

第二，主張兒鼻尾先於變調。

鄭張尚芳(1980、1981)從金華小稱推論小稱變調同鼻音之間確實存在著緊密的關係，小稱音變是兒尾弱化的補償，再進一步是以聲調代替小稱。浙江方言兒尾演變的過程應該是：先有兒音節做後綴，然後變為自成音節的鼻音後綴，再弱化為鼻音韻尾附在前一音節上，最後變為鼻化音，並產生變調。

王本瑛(1995：388)的解釋是，廣州話的高調小稱音變和兒尾有莫大的關係，兒尾消失後，聲調保留作為標記，並取代了詞幹的聲調。

李健(1996：219)主張兒後綴是鼻音尾高升調的來源，詞根和詞綴的快讀成合音，是兒後綴轉成高升調的重要途徑。

曹志耘(2001：43)研究南部吳語的小稱，勾勒小稱音變的演變是：准小稱兒綴→小稱兒綴→鼻尾(+小稱調)→鼻化(+小稱調)→小稱調→緊喉小稱調。

蔣平、沈明(2002：297)調查10種晉語，歸納出兒尾變調是由詞綴非重讀而引發的，兒語素失本調，失調後的兒綴音節延續前鄰詞根音節的調尾。因此，兒化是兒尾的語流變體。

朱曉農(2004：197-198)以贛語、晉語、鑑江流域的粵語為證據，認為先兒化，再高調化以強化暱稱的情形很常見，因此，在歷時演變中，兒鼻化小稱先產生，高調小稱後產生。

邵慧君(2005：338)修正以往的看法，承認變音是兒尾到兒化的演變結果，分為三階段，簡述如下：獨立音節的詞尾「兒」→自成音節的鼻音〔n〕或〔ŋ〕→兒化變音。

我們同意第二種見解。粵語兒尾和變調並存是一種共時現象，就歷時的眼光來論，它們的產生有先後順序。

在第四、五、六節的語料中反映，實詞的「兒」展開語法化後，演變成第四節的兒尾，語意上小意或多或少的留著，語音上仍然保持獨立音節，這時語法化已經發揮作用，只不過是程度不那麼高。

接著，信宜「豬兒」、「孵雞兒」是更高一點的語法化，「兒」的小意不清楚了，啟動另一種小稱手段（變音、變調）去強化。茂名的「豬兒」、「印兒」同時存在獨立的兒尾和詞根變音又變調兩種唸法，我們認為詞根加上或改成鼻音尾，很可能來自「兒」（參見第五節下的「茂名的例子」），「兒」的語音隨著語法化程度增高，語音發生弱化、消失，被前一音節吸收進去，以鼻音尾形式保存著。多了這個改變，詞根的主要元音隨著發生變化，元音的改變在粵語中雖然沒有發現，但在吳語、徽語中是有證據的（王本瑛 1995，趙日新 1999），粵語的現象已是晚期的結果了。

在有限的語料裏，沒有看到粵語經歷曹逢甫 (2006 : 6) 的鼻音化（第四階段）、鼻音尾脫落（第五階段），直接是合變式的變調（高揚調），帶有緊喉或假聲，發生在陰聲韻單詞（第六階段）。找不到第四、五階段，很可能是蒐集不全，或者中間的演變階段目前還沒發現。

這樣的發展推測也合乎 Heine & Claudi & Hunnemeyer (1991 : 213) 歸納的語音語法化的演變方向：Full form > Reduced form > Loss in segmental status。

兒鼻尾和變調是否有派生關係？主要有兩種見解：

第一，兩者沒有派生關係。

陳忠敏 (1992、2002) 認為小稱變調以後可以再加上兒尾詞，用兩種小稱疊加起來表示小稱。

朱曉農 (2004 : 199-201、204) 認為兒鼻尾和小稱調來歷不同，各自獨立發生的。朱認為兒鼻化小稱早於小稱變調，是因為兒鼻化的小稱功能逐漸消失、中性化，才使用高調策略再次小稱化，做為一種補償、增強、取代，兩者

之間沒有承繼、派生的關係，不過，它們產生理據是一樣的，皆源於愛憐嬰兒的聯想。兒化直接取「兒」的詞彙意義，高調化取嬰兒高頻尖細音引人憐愛。高調示愛表小是天然的資源現象，有可能在同一語言或方言中隨機發生、重複發生。西南官話的貴陽話和上海話都沒有小稱調，但因為高調示愛表小有生物學基礎，隨時可用、取之不盡，所以，一旦需要，馬上徵用。

邵慧君(2005: 339-340)從典型性、地域過渡性、詞彙分佈三點做判斷，認為茂名地區的小稱變音和廣州的純粹變調沒有淵源。廣府片的變調不是兒尾兒化變音後的產物。根據兒的語音演變規律推測，粵西的高揚變調很可能是帶有一定實意的兒尾進一步虛化為兒化變音的又一次聲調變化。

第二，兩者有派生關係，兒尾派生出變調。

根據前面的討論，選擇兒尾早於變調的學者，多數支持兒尾派生出變調。例如鄭張尚芳(1981)、王本瑛(1995)、李健(1996)、曹志耘(2001)、蔣平&沈明(2002)，各家論點前面已經提過，不再贅述。

我們的看法比較傾向於兒尾派生出變調。語言是一個系統，現在所看到的現象很少是突然冒出來。通常都是有一個演變脈絡，只是有的比較清晰，較容易勾勒，有的環節可能失落，或者隱蔽了，較難以察覺。朱的觀點成功地解釋了高調小稱的基礎，但是，我們難以設想什麼是「隨機出現、隨時可用」？果真如此，那麼，高調不必然要晚於兒尾，因為它是天然的、有堅強的生物學基礎，是那麼便捷的手段！我們認為實詞「兒」隨著語法化提高，變成後綴、語音形式逐漸發生變化，從缺損、弱化，進而消失，最後產生出高調小稱，比較合於語言發展漸變的事實。

至於邵慧君(2005)提出茂名和廣州等的變調沒有淵源，值得再研究。就我們有限的語料來看，廣州等地的變調採高平或高升調，茂名、化州、信宜、高州、電白等地的變調是高揚調，也就是高雷片變調調值比較高。雖然大家都是用高調手段，但是，實際的變調情形確實有些不同。我們無法辯駁邵的三點證據，只好暫時存疑了。

(四) 小稱變調為高調的推論

令人好奇的是，為什麼粵語的小稱變調是高調？¹⁸

朱曉農(2004：194-195) 提供很好的解釋。高調是有生物學上的基礎，朱引用Ohala、Morton、Ewer的研究，高調和小體型發聲者有關係，小體型讓人聯想到弱勢、下屬、屈從、無威脅、討好、要善待。朱認為尖細的聲音模仿自嬰兒尖細哭叫聲。與此相反，低調讓人聯想到「大個子的發聲者」，其次是「統領、侵犯性、有威脅」等派生含義。

除了聲帶高、低頻震動有生物學的基礎外，朱還舉出音樂、走路動作等相關的佐證。從樂調高低來說，美國的實驗證明樂調高低的含義與生物的聲調情況基本相同，高頻率的樂調比低頻的樂調聽起來更有服從感，較少威脅性。

從走路動作來說，低頻動作也會有「細小、低下、親密」等含義，例如傳統日本女性的小碎步、滿族女子的高底木屐、漢族婦女纏小腳，西方女性穿高跟鞋走路都是高頻小碎步，對於高頻動作表示弱小親近有兩種解釋，其一，高頻小碎步是模仿兒童步伐，跟下意識模仿兒童聲音一樣。其二，高頻反映了肌肉緊張的狀態，使得動作（包括聲帶振動）加快，而肌肉緊張的狀態是跟地位低相關，地位高或自視高的，肌肉放鬆，走路慢而步子大，聲帶放鬆，聲音也就低沈，地位低的或者自卑的，就容易處於一種緊張、戒備、焦慮、敏感的狀態，從而使肌肉緊張，聲帶緊張，聲調也就升高了。

從這些實際的狀況裏，朱歸納出原來英國兒童用語愛用〔i〕、香港女孩取名愛用〔i〕（如Mimi、Sissy、Winnie、Tracy）、北京女國音（把齶音唸成齒音）、臺灣「美眉」的高調感，其實都有個共同點——聲音尖細、高頻，這些現象皆具有共同的生物學基礎，是「高調表小」在不同側面的反映。朱進一步認為小稱直接起源於兒語。

我們同意朱的觀點，從語音象徵的角度來看（朱稱為音徵詞），小稱和高調確實有關係。動作小、形體小、聲音小容易引起憐愛的感受，在語言表現上，細

¹⁸ 湖北陽新與國鎮和三溪、徽語、晉語等方言也有高調小稱。

音響度較低，共鳴較小，聽起來具有高調的感覺，高調容易引起憐愛，所以，通常路邊聽到小狗、小貓叫（頻率高、尖細），會忍不住去關心一下。女孩子看到櫥窗的小熊、小狗娃娃、Hello Kitty，就有很喜歡、想擁有的念頭。聽到第一名模的娃娃音、女人軟綿綿的撒嬌聲，常引起男人們想保護、疼愛的衝動。

相反地，聽到動物發出的警告聲、威嚇叫聲（頻率低、低沈），心裡會害怕。同樣看到體型小的動物和體型大的動物，或者是同一隻動物小時候和長大後的模樣，體型大或長大後的動物模樣通常較難令人同情或喜愛。

生物學、語言學有高調惹憐愛現象，行銷學亦是如此，同樣利用「小」、「可愛」的自然心理（如便利商店搶手的公仔），作為銷售商品的手段。

（五）小稱的分布

粵語的小稱詞是否呈現互補分佈？以下，我們就目前蒐集的例子，選取廣州、中山、東莞、台山、信宜，做五個方言片的代表點，將它們所用的小稱詞（名詞為主）擇要列表如下：

表四 廣東五地小稱詞舉隅

	小 雨	小 路	小掃把	蓮 子	松 果	桃 兒	瓜 子
廣 州	細雨	小路	掃 ¹⁹	蓮子	松果	桃 ²⁰	瓜子
中 山	雨仔	路仔	掃□仔 ²¹	蓮子	松球	桃	瓜子
東 莞	雨仔 ²²	路仔	掃把仔	蓮子	松雞急	桃 ²³	瓜子
台 山	水仔	路仔	掃	蓮子	松仔	桃	瓜子
信 宜	細水	小路 ²⁴	掃把 ²⁵	蓮子	松雞子	桃子	瓜子

¹⁹ 掃 [sou³³ 一³⁵] 。

²⁰ 桃 [t'ou²¹ 一³⁵] 。

²¹ 掃□仔 [sou³³ kən²¹ tsei²¹³] 。

²² 雨仔 [zy²¹³ 一²¹ tsi³⁵] 。

²³ 桃 [t'ou²¹ 一³⁵]

²⁴ 小路有兩種發音，[ɬei³³ lu²¹] 和 [ɬei³³ lun[↗]] 。

²⁵ 信宜的大掃把和小掃把發音一樣，唸 [ɬou³³ pa²⁴] 。

表五 廣東五地小稱詞舉隅

	橋子	葶薺	小豬	小鴨	鳥	蚊子	筷子
廣州	橋	馬蹄	豬仔	鴨仔	雀仔	蚊	筷子
中山	橋	馬蹄 ²⁶	豬仔	鴨仔	雀	蚊	筷子
東莞	大橋	田薺	豬仔	鴨仔	雀仔	蚊 ²⁷	筷子
台山	橋	馬薺	豬仔	鴨仔	雀	蚊	筷子
信宜	橋子	馬蹄子	豬兒 ²⁸	鴨兒 ²⁹	雀 ³⁰	蚊子	筷

表六 廣東五地小稱詞舉隅

	小孩	男孩	女孩	乞丐	小偷	小兒子	內弟
廣州	細路哥	男仔	女仔	乞兒 ³¹	賊佬	細仔	舅仔
中山	細蚊仔	男仔	女仔 ³²	乞兒	偷仔	細仔	舅仔 ³³
東莞	細蚊仔	男仔	女仔	乞食仔	譚仔	細仔	舅仔
台山	三敏仔	男仔	女仔	乞米仔	賊仔	□仔 ³⁴	舅仔
信宜	儂	仔	女	乞兒 ³⁵	賊佬	晚仔	

²⁶ 馬蹄 [ma²¹³ →²¹ t'ei⁵¹]。

²⁷ 蚊 [mən²¹³ →⁵⁵]。

²⁸ 豬兒 [tsy⁵³ pin /]。

²⁹ 鴨兒 [ap³³ pin /]。

³⁰ 雀 [tseŋ /]。

³¹ 乞兒 [het⁵⁵ ji²¹ →⁵⁵]。

³² 女仔 [ny²¹³ →²¹ tsei²¹³]。

³³ 舅仔 [k'eu²¹³ →²¹ tsei²¹³]。

³⁴ □仔 [mbi⁵⁵ tʰɔi⁵⁵]。

³⁵ 乞兒 [het⁵⁵ pi²¹ →⁵⁵]。

表七 廣東五地小稱詞舉隅

	童養媳	傻子	耳朵	餃子	香烟	懷孕	學徒
廣州	新婦仔	傻仔	耳仔	餃子	烟仔	有身己	學師仔
中山	新婦仔 ³⁶	傻仔	耳仔 ³⁷	餃子 ³⁸	烟仔	大肚 ³⁹	學徒
東莞	新婦仔	傻仔	耳吉	水餃	烟仔	馱仔	伙記仔
台山	童養媳	□仔 ⁴⁰	耳仔	餃子	烟仔	戴仔	學徒仔
信宜	細新婦 ⁴¹	憨佬	耳碗	餃子	烟仔	有□ ⁴²	

根據這四個表格，我們發現「仔」雖然是粵語中很普遍的小稱詞，但是，「仔」在各地的發展不太一樣，例如，信宜的「仔」的男性特徵依然保留著，以男孩與女孩來看，其他四地都叫「男仔」、「女仔」，信宜卻是「仔」、「女」，可見其他四地的「仔」的性別特徵已不明顯。就五地來比，信宜很少用「仔」。東莞、台山、中山使用很頻繁，廣州介於中間。

某些時候，其他地區用雙音節詞，在廣州話則用單音節詞，如「掃」和「桃」，這時，單音節詞會變調，「掃」的變調使得動詞轉為名詞。⁴³有些也沒有變調，如「橘」、「蚊」。

中山變調的頻率頗高，而且，如果詞彙中有「仔」的話，變調的往往是詞根，而不是「仔」，變調的情形常是上聲〔213〕變成低降變調〔21〕。不過，要澄清的是，中山的變調並不是小稱變調，而是中山話的上聲在任何調前

³⁶ 新婦仔〔sem⁵⁵ p'ou²¹³ →²¹ tsei²¹³〕。

³⁷ 耳仔〔pi²¹³ →²¹ tsei²¹³〕。

³⁸ 餃子〔kau²¹³ →²¹ tsi²¹³〕。

³⁹ 大肚〔tai³³ →³⁵ t'u²¹³〕。

⁴⁰ □仔〔ŋgeu³¹ t'ɔi⁵⁵〕。

⁴¹ 細新婦〔sei³³ sen⁵³ fun ↗〕，粵語「細」有小意，「婦」加了〔n〕尾，轉為陽聲韻，聲調變高揚調。

⁴² 有□〔jeu¹³ te³³〕。

⁴³ 詹伯慧(2002: 18)指出，廣州話有些名詞單用時要變35調，如「桃」、「橙」、「梨」、「樓」。

都會變調，屬於「連讀變調」的現象。

東莞的詞彙說法與其他地區雷同，「松雞急」、「田薺」，「大橘」和「耳吉」則和四地不同。

台山的變調不發達，即使用單音節詞也不用變調，這一點和其他地區不同。

信宜的子尾比較發達，其他地區不用「子」的，信宜話往往會加「子」，如「松雞子」、「橘子」。兒尾的情形也相同，其他地方很少有兒尾，信宜不但有，而且還伴隨變音和變調（高陽調），不過，如果是子尾，則不會伴隨變音變調。信宜話的大掃把和小掃把念法一樣，都叫掃把，其他地區則有區別。

綜合上述，在各種小稱詞的分布上，仔尾的流通地域較廣，在缺乏仔尾的信宜，有子尾和兒尾。小稱變音、變調手段以信宜話較為豐富。整體來看，信宜的小稱是五個方言點裏是最多變化的。

有趣的是，信宜為什麼有多樣的小稱方式？前面我們曾經對高雷片、廣西北海的兒尾十分懷疑，雖然還沒有確切證據解開謎團，不過，就信宜、北海一帶的地理位置來看，這些地方較偏遠，可能保存較多的早期現象。信宜小稱的多樣化不是一個共時平面的產物，而是歷時的、有層次的，是Hopper (1991 : 22) 共存 (layering) 原則⁴⁴ 的表現。

詹伯慧的調查是站在概括角度描述粵語各區的小稱詞（參見p4），如果將研究細緻化，概括說法就不一定合適，就好像切韻序用「吳楚則時傷清淺，燕趙則多傷重濁」描述方言現象是讓人難以理解的。本節描述、比較五個方言點的小稱詞，並不能簡單類推到整個方言片上，只能說這五個方言點在某種程度上，反映、顯示了方言片的特色。如果要更深入、全盤性的瞭解粵語小稱詞，還有賴更微觀、細膩的方言調查。⁴⁵

⁴⁴ Layering 指當新語法形式出現時，舊形式不立即消失，新舊形式會共存一段時間，表達相同的語法功能。

⁴⁵ 中央研究院語言所鄭錦全教授的團隊對新竹新豐等地區的微觀方言調查是很值得借鏡的方法。

八、結 語

粵語的小稱表現涵蓋了加綴（仔尾、子尾、兒尾）、變音和變調，其中，變調包含了語意變調和重疊變調。

粵語的小稱變化可以用「語法化輪迴」來解釋，三種詞尾中，以仔尾的分佈最廣，其次是子尾、兒尾。仔尾具有可選性，雖然仔尾很普遍，但是表小意不必然用仔尾，是沒辦法預測的。變音和變調集中在廣州、粵西一帶。信宜的小稱詞是五個代表方言點中，最豐富多變的，五種小稱都有。

在詞綴部分，我們發現同一個詞綴可用來表愛稱，也可表示貶稱，這和交際場合、說話態度有關，小稱詞帶有小意，用這種詞稱呼長輩或同輩，給人不正式、藐視、輕浮感覺。用來稱晚輩、熟人，則會縮短彼此的距離，表現一種親近。

小稱變音、變調和兒尾有關。兒尾早於變音、變調，而且兒尾會派生出變調。小稱變調通常是變成高調，高調和細小、親密感覺有密切的關連，具有生物學基礎。

就語法化的層面上，小稱詞語意和語音的語法化並沒有對應的關係，語意和語音語法化速度不一。

本文是一篇初步的研究，還有一些不足之處，例如，詹伯慧等進行的是全面性調查，廣泛地提供訊息，本文主題設定在小稱，詹的資料對於本文的專題研究而言，仍然是不夠的。研究方言小稱的問題，如能進行田調，請問當地人，資訊會更加完整。

本文尚未解決的問題是：兒尾為何多數分佈在高雷片和北海一帶？高雷片高調小稱和廣州的純粹變調有無關連呢？冀望將來能夠找到合理的答案。

（責任校對：張閏熙）

引用書目

- 中國社會科學院、澳大利亞人文社會科學院合編：《中國語言地圖集》（香港：朗文出版公司，1988年）。
- 王本瑛：〈漢語方言中小愛稱的地理類型與演變〉，《清華學報》第4期（1995年），頁371-398。
- 王建設：〈廣東信宜話聲調淺探〉，《第八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頁295-299。
- 平田昌司：〈小稱變調〉，“Computation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 21 (1982), pp. 43-57.
- 伍 巍：〈廣東曲江縣龍歸土話的小稱〉，《方言》第1期（2003年），頁54-60。
- 伍 巍：〈粵語〉，《方言》第2期（2007年），頁167-176。
- 朱德熙：〈現代漢語形容詞研究〉，《語言研究》第1期（1956年）。
- 朱曉農：〈親密與高調—對小稱調、女國音、美眉等語言現象的生物學解釋〉，《當代語言學》第3期（2004年），頁193-223。
- 李 健：〈鑑江流域粵語的「儿」後綴和高升調〉，《方言》第3期（1996年），頁216-219。
- 李新魁：《廣東的方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
- 侍建國：〈浙江義烏化的〔n〕尾韻及其音變〉，《方言》第2期（2002年），頁169-176。
- 宗福邦：〈關於廣州話字調變讀問題〉，《武漢大學學報（社科版）》（1983年），頁79-89。
- 邵 宜：〈廣東西江流域粵方言的詞彙和語法特點〉，《第八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頁408-422。
- 邵慧君：〈廣東茂名粵語小稱綜論〉，《方言》第4期（2005年），頁337-

341。

- 邵慧君、甘于恩：〈閩語小稱類型比較〉，《閩語研究及其與周邊方言的關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273-280。
- 邵慧君、萬小梅：〈江西樂安縣萬崇話的小稱變調〉，《方言》第4期（2006年），頁309-315。
- 唐愛華：〈安徽宿松方言的變調〉，《方言》第2期（2005年），頁119-128。
- 袁家驊等：《漢語方言概要（第二版）》（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年）。
- 高婉瑜：《漢文佛典後綴的語法化現象》（嘉義：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竺家寧先生指導，2006年）。
- 張敏：〈從類型學和認知語法的角度看漢語重疊現象〉，《國外語言學》第2期（1997年），又收於《語言的認知研究：認知語言學論文精選》（2004年），頁393-411。
- 張曉山：〈粵北十縣市粵方言常用詞語的一致性與差異性〉，《語文研究》第1期（1995年），頁60-65。
- 曹志耘：〈南部吳語的小稱〉，《語言研究》第3期（2001年），頁33-44。
- 曹逢甫、石曉婷：〈兒化小稱與鼻化小稱音變〉，《門內日與月——鄭錦全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2006年），頁33-56。
- 曹逢甫：“Vowel convergence and reanalysis of the diminutive suffix in four Hubei Dialects”，漢語方言小稱詞讀書會，中央研究院（2007年），頁1-10。
- 曹逢甫：〈語法化輪迴的研究——漢語鼻音尾/鼻化小稱詞為例〉，《漢語學報》第2期（2006年），頁2-15。
- 陳小明：〈粵語量詞的表量方式〉，《廣西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2004年），頁135-138。
- 陳忠敏：〈論吳語閩語兩種表小稱義的語音型式及來源〉，《大陸雜誌》第5期（1992年），頁35-39。

- 陳忠敏：〈論廣州話小稱變調的來源〉，《東方語言與文化》（上海：東方出版社，2002年），頁167-181。
- 陳曉錦、陳滔：《廣西北海市粵方言調查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
- 游汝杰：《漢語方言學導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
- 湯志祥：〈粵語的常見後綴〉，《方言》第4期（2000年），頁342-349。
- 黃伯榮：《漢語方言語法類編》（青島：青島出版社，1996年）。
- 黃群建：〈湖北陽新方言的小稱音變〉，《方言》第1期（1993年），頁59-64。
- 葉國泉、唐志棟：〈信宜方言的變音〉，《方言》第1期（1982年），頁47-51。
- 詹伯慧、張日昇：《珠江三角洲方言詞彙對照》（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
- 詹伯慧、張日昇：《粵北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
- 詹伯慧、張日昇：《粵西十縣市粵方言調查報告》（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
- 詹伯慧主編：《廣東粵方言概要》（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
- 趙日新：〈徽語的小稱音變和儿化音變〉，《方言》第2期（1999年），頁136-140。
- 趙冬梅：〈關於小稱的基本認識〉，《語文學刊》第2期（2002年），頁52、55。
- 劉秀雪：〈閩語小稱詞語法化研究——以漳州、詔安、尤溪、大田為例〉，《漢語方言小稱詞小型研討會會議論文集》（新竹：清華大學，2006年），頁67-84。
- 劉秀雪：〈漢語鼻音尾小稱對詞根的影響〉，漢語方言小稱詞讀書會，中央研究院（2007年），頁1-8。

- 蔣平、沈明：〈晉語的儿尾變調和儿化變調〉，《方言》第4期（2002年），頁289-298。
- 鄭張尚芳：〈溫州方言兒尾詞的語音變化（一）〉，《方言》第4期（1980年），頁245-262。
- 鄭張尚芳：〈溫州方言兒尾詞的語音變化（二）〉，《方言》第1期（1981年），頁40-50。
- 鄭 綦：〈小稱詞的地理類型與層次〉，漢語方言小稱詞讀書會，中央研究院（2007年），頁1-9。
- 鄭 綦：〈小稱詞的語義輪迴〉，漢語方言小稱詞讀書會，中央研究院（2007年），頁1-8。
- 黎緯杰：〈廣州話的詞尾「仔」〉，《暨南大學學報》第3期（1981年）。
- 錢惠英：〈屯溪方言的小稱音變及其功能〉，《方言》第3期（1991年），頁200-203。
- 羅康寧編著：《信宜方言志》（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7年）。
- Heine, Bernd, Ulrike Claudi, and Friederike Hünemeyer.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 Hopper, Paul J. "On Some Principles of grammaticization". In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and Bernd Heine, ed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 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1), pp.17-35.
- Lakoff, G. and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Spair, E.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21)
- Wierzbicka, Anna. "Diminutives and depreciatives: Semantic representation for derivational categories". *Quaderni di Semantica* 5 (1986), pp.123-130.

